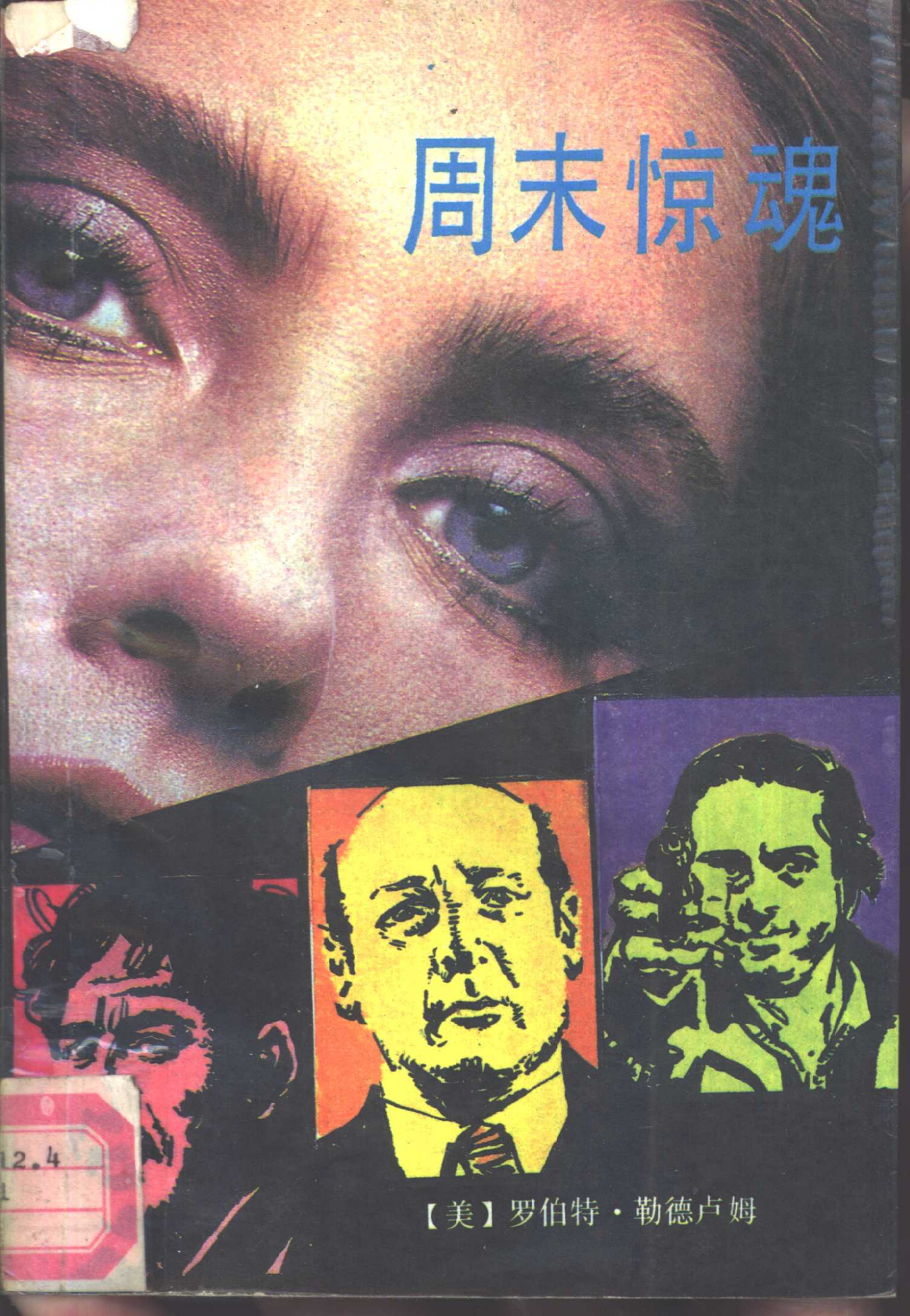


周末惊魂



【美】罗伯特·勒德卢姆

THE OSTERMAN WEEKEND

周末惊魂

【美】 罗伯特·勒德卢姆 著

赵苏芬 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根据Panther Books Ltd 1972版译出]

周 末 惊 魂

[美]罗伯特·勒德卢姆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杭州东南图书公司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宁波市甬江印刷二分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8.625印张 字数192千

1988年5月第一版 1988年5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 -30049-153-6 /I·17

定价：2.30元

第一部分 星期六下午

第一章

鞍谷是新泽西州的一个小村。

房地产开发商们至少是在20世纪30年代末便已看出继续在中产阶级上层社会的曼哈顿区投资有风险，当他们转而开发森林地带时，他们发现了一个小村。

谷路上有一个酒形路牌，上书：

鞍谷

村股份有限公司1860

欢迎

这“欢迎”二字比前面的字都要小，因为鞍谷村并不欢迎外来者，不欢迎那些星期天下午驱车来此观看村民活动的人。星期天下午有两辆鞍谷的警车在路上巡逻。

你还会注意到，谷路路牌上写的不是：新泽西州，鞍谷村。

甚至也不是：新泽，鞍谷。

而只是：鞍谷。

这个村子不承认什么上级政府，闭塞，安全，不受侵犯。它自己说了算。

前不久的一个7月份星期日下午，两辆鞍谷警车中的一辆好象有些反常。这辆白底蓝道的警车在路上开的速度比往常快了一点儿。它从村这头开到村那头，开进了前后左右都有一英亩宜人风景的住宅区。

鞍谷村的好几个居民都注意到了这个星期天下午的这辆警车。

无事不登三宝殿。

这是有预谋的。

约翰·坦纳身穿旧运动裤衩和隔日的衬衣，没穿袜子，光脚穿着一双运动鞋，他一边收拾家里两辆车的车库，一边谛听游泳池中传来的声音。12岁的儿子雷蒙德把小朋友们带来游泳，坦纳时不时走出到车道，这样他的目光就可以越过后院一直看到游泳池，防着孩子们出事。事实上，只有当声音减弱为谈话或一时的寂静时，他才走出来。

坦纳的妻子艾丽丝每隔一会儿便穿过洗衣房的门走进车库，吩咐丈夫下一件扔掉什么东西，没完没了。约翰不喜欢糟蹋东西，结果破烂儿越积越多，惹得她发火。这回她朝那台在车库最里端躺了好几个星期的破播草机做了个手势。

约翰注意到了她的手势，说：“我可以给它安上一个铁托，然后卖给现代艺术博物馆。以前挨坑的遗物。园丁前时代的。”

艾丽丝·坦纳哈哈大笑。多年来总是看妻子脸色的丈夫再次注意到，这笑声是愉快的。

“我要把它拖到路边去。星期一就会被人收走。”艾丽

丝伸手拖这件“文物”。

“好吧。交给我干好了。”

“不，你甭管。你一会儿就会改变主意。”

丈夫把播草机从布里特斯—斯特拉顿牌旋转式除草机上面拎过去，艾丽丝侧身走过那辆她自豪地称之为她“身份象征”的胜利牌小赛车。她在车道上推动播草机时，播草机的右轮掉了下来。他俩都大笑起来。

“看来非卖给博物馆不可了。”

艾丽丝抬起头，收住了笑。40米开外，白色的警车缓缓地在他们房前的果园路上巡行。

“今儿下午‘盖世太保’在侦察农民，”她说。

“什么？”坦纳捡起轮子，扔进播草机的槽里。

“鞍谷的好汉没闲着。他们开到果园路来两三回了。”

坦纳看了一眼开过去的警车。驾车的警官詹金斯也在望着他，没有招手，也没有问候的手势。没有打招呼。可是要知道，他们即使算不上朋友，至少也都是熟人呀。

“也许是因为昨晚狗叫得太凶了。”

“保姆什么也没说呀。”

“一个钟头一块五，除了看孩子你还指望什么？”

“你最好还是先把这玩艺儿弄走，亲爱的。”艾丽丝不再想警车的事了。“没有轮子，就是男人的活了。我去看看孩子们。”

坦纳拉着播草机，顺车道走到大路边，他的目光向50米外的亮点望去。果园路，向西，顺树丛向左拐。拐角那边再有几百米就是离他最近的邻居斯坎伦家。

亮点是警车在太阳下的反光。车在路旁停下。

车中的两名警察掉转头，从后玻璃向外张望，没错，他

44-75/12

们望的是他。有那么一小会儿，他瞠目结舌了。然后他向警车走去。两名警察转回身，启动引擎，驱车离去。

坦纳困惑地望着警车，然后慢慢走回自己的房子。

鞍谷警车向桃树巷驶去；到了桃树巷后又把车速减成巡逻速度。

理查德·特里梅因坐在有冷气的起居室中，观看着纽约都市队破门，他们以6分领先。大凸窗的窗帘敞开着。

特里梅因忽然站起身，走到窗前。警车又来了。只不过现在它几乎是停了下来。

“嘿，吉尼^①！”他朝妻子喊：“过来一下。”

弗吉尼亚·特里梅因优雅地走下三级台阶，走进起居室。“怎么了？你总不会是要告诉我都市队或喷汽机队掷好球了吧？”

“昨儿晚上约翰和艾丽丝走的时候……我和他……没什么事吧？我是说，我们没大吵大闹什么的吧？”

“你们俩都喝醉了。不过挺有酒德，怎么了？”

“我知道我们醉了。一个烦人的星期。不过我们没干什么蠢事吧？”

“当然没干。律师和记者是礼仪的模范。干吗要问这个？”

“狗警车打这儿过5次了。”

“哦？”弗吉尼亚心里一路瞪，“真的吗？”

“光天化日的，我还能看错？”

“是啊，你看不错……你刚才说这个星期挺烦人。是不

① 弗吉尼亚的昵称。

是那家伙想……”

“啊，天哪，没有！我早跟你说过忘掉它。他是嘴上不饶人。那件事怨他，他太一意孤行了。”特里梅因继续朝外张望。警车开走了。

“可他威胁过你。你对我讲过。他说他有关系……”

特里梅因缓缓地转过身，面对妻子。“大家不是都有关系吗？有的关系甚至还远在瑞士。”

“迪克^①别说了，这太荒唐了。”

“当然荒唐。现在车开走了……大概没什么事。10月份他们还要长一次工资。来这儿八成是盘算盘算买哪栋房子。狗娘养的！他们比我这个读了5年法律系的挣得都多。”

“我看你是有点儿热昏了头。”

“也许你说对了。”

弗吉尼亚看着丈夫。他始终望着窗外。“女佣人想星期三休息。到时候咱们下饭馆吧，怎么样？”

“行。”他没回头。

妻子向门厅走去，回视丈夫，他没有看她。房间凉快得很，他却一脑门子汗珠。

044149

鞍谷警车向东面的5号公路开去，5号公路是这里的交通干线，直通26英里外的曼哈顿。警车在一条路上停下，这条路俯瞰着10A支路。坐在驾车人右边的巡警从工具箱里拿出一副望远镜，开始观察顺支路坡道开来的汽车。望远镜上装着蔡司镜头。

几分钟后，他触了触驾车人詹金斯的胳膊。詹金斯向敞

① 理查德的昵称。

着的窗户外面望去，要过望远镜，架在眼前，细看伙伴指给他的那辆汽车，迸出三个字：“证实了。”

詹金斯启动汽车，向南开去。这人拿起话筒：“2号车呼叫。开向南面的注册公路，跟踪绿色福特牌轿车。纽约车牌。车里是黑人或波多黎各人。”

话筒里传出回答：“知道了，2号车。紧跟住它。”

“是。没问题。完毕。”

警车向左转，驰下通向5号公路的长斜坡。一上公路，詹金斯就把油门踩到了底，汽车在平坦的公路上飞奔。60秒后，计速器的指针指到了92。

4分钟后，警车减速拐过一个大弯。大弯彼端数百米外有两个铝电话亭，玻璃和金属在7月的骄阳下闪闪发光。

警车在电话亭边停下，詹金斯的同伴钻出汽车。

“有硬币吗？”

“真有你的，麦克德莫特！”詹金斯笑道。“吃这碗饭15年了，你还不随身带打电话的零钱。”

“甭自以为是。我倒是带5分的硬币了，不过其中有一枚是印第安人头^①的。”

“给你。”詹金斯掏出一枚硬币，递给麦克德莫特。

“你就是发现反弹道导弹卡住了，也舍不得掏一个罗斯福银角子^②给指挥部打个电话。”

“那还真没准儿。”麦克德莫特走向电话亭，推开闪光发亮、吱吱响的门，拨了个“零”。电话亭里憋闷得很，他用脚将门支开着。

① 美国和加拿大的早期硬币，现在在市场上很少见到，所以已成为收藏家的收集对象，价值远远超过了它的5美分面值。

② 面值10美分的硬币。

“我到U形转弯处掉个头，”詹金斯从车窗喊道，“在那边接你。”

“好吧……接线员。要新罕布什尔州，对方付费。地区编号312。电话号码654——呃——1。我叫莱瑟。”

这些话没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麦克德莫特要的是新罕布什尔州的长途，接线员把电话接通。然而接线员不知道的是，这个电话号码并没使新罕布什尔州的哪台电话响铃。在某地的一个有着成千上万条管道的地下据点里，一个微型继电器接通了，一根产生了磁性的小棒倒向半厘米外的另一个连接物。这个连接物引起的不是铃响，而是使一部电话发出嗡嗡声，这部电话位于新泽西州鞍谷以南263英里外。

电话设在一栋红砖建筑的二层楼办公室中，建筑外面50米的地方架着三四米高的电网。这座建筑是10来座建筑中的一座，它们互相连接，形成一个群体。电网外面，夏天的树林枝叶茂盛。这个地方是弗吉尼亚州的麦克莱恩。它是中央情报局机关，与世隔绝，安全、无人干扰。

坐在二楼办公室办公桌后面的那个人如释重负，掐灭香烟。他一直在焦急地等待着这个电话。他满意地注意到录音机的小轮子自动开始旋转。他拿起话筒。

“我是安德鲁斯。是的，接线员，由我付费。”

“莱瑟报告，”声音顺着从新罕布什尔州改了线的线路传来。

“听到了。在录音，莱瑟。”

“已证实，所有的嫌疑对象都出现了。卡尔多尼夫妇刚从肯尼迪机场到来。”

“我们已经知道他乘飞机到了……”

“那干吗还让我们一路追到这儿？”

“这条公路滑得很。6号公路。他说不定会遇上事故。”

“星期天下午？”

“或者任何時候。你要关于这条路发生事故的统计数字吗？”

“滚你的计算机吧……”

安德鲁耸耸肩。外勤人员总是爱为这事那事发火。

“你是说，3对嫌疑对象都在。对吗？”

“对。坦纳夫妇、特里梅因夫妇和卡尔多尼夫妇全在。都在等待。头两对已经加了作料，我们过一会儿去捕卡尔多尼。”

“还有别的情况吗？”

“目前没有。”

“你老婆怎么样？”

“人家詹金斯多有福气，光棍一条。我那个丽莲总惦记着那些房子，要我买一幢。”

“凭咱们的薪金可买不起哟，麦克德莫特。”

“我也这么跟她说。她要我反水。”

刹那间，这句笑话使安德鲁斯忽然感到了一阵不舒服。

“据说，那边的钱更少。”

“怎么会……詹金斯来了。保持联系。”

约瑟夫·卡尔多尼把自己的凯迪拉克牌汽车开进环行车道，停在通向巨大橡木门的石台阶前。他关掉引擎，伸直腰，把胳膊肘扬到车棚底下。他叹了口气，唤醒车里东倒西歪的两个儿子。第三个是10岁的丫头，正在看一本幽默故事。

妻子比蒂坐在卡尔多尼身边，从车窗向房子张望着。
“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老窝。”

卡尔多尼哈哈大笑，把大手放在妻子的肩膀上。“准是真心话。”

“当然。”

“因为每次回到家你都这么说。一字不差。”

“这是个幸福的家嘛。”

卡尔多尼打开车门。“嘿，公主……把他们哥俩弄出去，帮你妈拎拎小包。”卡尔多尼伸手拽下点火器上的钥匙，向行李箱走去。“路易丝呢？”

“她可能要到星期二才回来。咱们提前了8天，记得吧？我放她假到那时候。”

卡尔多尼毛了头。妻子的烹调技术他可不敢恭维。“咱们出去吃吧。”

“今天是得出去吃。冰箱里的食品要很长时间才能解冻。”比蒂·卡尔多尼走上石阶，从皮包里掏出钥匙。

乔^①·卡尔多尼顾虑的不是妻子说的这个理由。虽然他喜欢吃，可他不喜欢妻子做的饭肴。栗山初入社交界的阔女人无法象费城南区的意大利妈妈那样烧一手好菜。

一小时后，他打开空调，冷气吹遍整所房子，将近两个星期没有透气的闷热房间，现在又变得可以呆人了。他想起来，他曾是个极其成功的运动员——体育运动的成功又导致了社会和金融的成功。他走出前廊上，望着草坪，草坪中央栽着棵大柳树，四周是汽车道。园丁们把一切都整理得漂漂亮亮。他们应该这样。他们的价格高得出奇。他现在已经

① 约瑟夫的呢称。

不再在乎价格了。

突然间它又出现了。那辆警车。这是他驶离公路后第三次见到它。

“嘿！站住！”

两名警察迅速地交换了一下目光，想要加速。但是卡尔多尼已跑到路边。

“嘿！”

警车停了下来。

“怎么，卡尔多尼先生？”

“你们发现什么了？这儿出事了吗？”

“没有，卡尔多尼先生。现在是假期。我们只是在根据工作日程检查回来的居民。今天下午应该查到你这儿，所以我们只是想弄清确实是你们。然后就把你家从表上划去。”

乔仔细地望着警察的脸。他看出来警察是在撒谎，警察也知道他看出来了。

“你们可真负责呀。”

“我们尽力而为，卡尔多尼先生。”

“你们当然干得很出色。”

“再见，先生。”警车驶去。

乔望着它。他原打算星期三才去办公室，可现在得改变计划了。他明天一早就去纽约。

星期天下午5点到6点钟，坦纳在自己胡桃木镶壁、有着3台电视机的书房里，关着门，同时看着3个不同的电视屏幕。

艾丽丝知道丈夫得这样。他是共同标准联播中心的新闻部主任，了解电视台之间的竞争是他的职责。但是艾丽丝觉

得，他一个人独自坐在昏暗的屋子里，同时看着3台电视机，这有那么点儿别扭，所以她总为这吡儿他。

今天，坦纳提醒妻子说，下星期天他无法工作——伯尼^①和丽拉要来，什么都不能干扰这种与奥斯特曼夫妇的周末聚会。所以他现在坐在挂着窗帘的屋子里，他心中非常明白自己将看到什么。

每个电视台的新闻主任都有自己最喜欢的节目，即受观众青睐的节目。坦纳最喜欢的是伍德沃德主持的节目。在每星期天下午的半个小时中，这位最优秀的商业新闻分析家总是就某一专题进行采访，采访的对象通常是一位重大事件中有争议的人物。

今天查尔斯·伍德沃德采访的是一位替代者，国务院副国务卿拉尔夫·阿什顿。国务卿本人突然无法接受采访，所以换成了阿什顿。

国务院犯了个大错误。这位商人出身的阿什顿反应迟缓，语言乏味，他的主要能耐就是会敛钱。人们甚至认为由他来代表当局出面是政府的重大失算。除非政府别有用意。

伍德沃德将会让他出尽洋相。

坦纳听着阿什顿含糊其词的空洞答话，不禁想到华盛顿的许多人很快就会互相打起电话来。伍德沃德礼貌的声音并不能掩盖住他对副国务卿的敌视。驴头不对马嘴的回答惹他发火；不久伍德沃德的语气就将冰冷下来，阿什顿就会变成箭靶子。礼貌，当然是有的，可是箭，还是要射的。

使坦纳觉得看着尴尬的正是这个。

他调大第二台电视的音量，专家小组要询问加纳的联大

①伯纳德的昵称。

代表，一位主持人正在介绍专家小组的情况。这位黑人外交家的模样简直就象是在一伙男性的得伐石太太^①面前被赶上断头台。非常白而又毫不穷苦的得伐石太太。

远比不上伍德沃德的节目。

第三家电视台好一些，但是也不行，也无法与伍德沃德的节目抗衡。

坦纳决定不往下看了。他的电视台远远超过了另外两家，他将于明天上午看伍德沃德的录象带。现在刚5点20，阳光仍照耀着游泳池。女儿从野游俱乐部回来了，他听见她的喊声，听见雷蒙德的朋友们不情愿地离开后院的声音。一家人又在一起了。他们娘儿仨这会儿大概正坐在外面等他看完电视，点火煎牛排。

他要让他们吃一惊。

他关掉电视，把笔记簿和铅笔放在桌上。该喝点儿了。

坦纳打开书房门，步入起居室。透过后窗户，只见艾丽丝和孩子们正在游泳池跳板边上玩一条龙跳水。他们咯咯笑着——一个和睦的家庭。

这是艾丽丝应该得到的。确实是她应该得到的！

他看着妻子。她跃起，脚尖朝上，扎入水中，然后又迅速地浮出水面，看紧跟她脱水的8岁的珍妮特怎么样了。

真怪！结婚这么多年，他反而比以前更爱自己的妻子了。

他想起了那辆警车，然后又扫去这个念头。警察只是在找一个没人的地方歇一会儿，或者是不受干扰地听一会儿球赛转播。他曾听说纽约的警察常这样做。鞍谷的警察为什么

① 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小说《双城记》中的人物，主张暴力复仇。她在断头台边，一边打毛线一边看着将贵族一个个处死。

不会和他们一样？鞍谷可比纽约安全多了。

鞍谷大概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至少在这个星期日下午，约翰·坦纳是这样认为的。

约翰·坦纳关掉他的3台电视还不到10秒钟，理查德·特里梅因也关掉了他的一台电视机。都市队终于赢了。

他不头疼了，也不恼火了。他想，吉尼说的对，他只是情绪不好。没道理拿家里人出气。现在他的胃口好多了。吃点儿东西就会使他重新振作起来。也许他应该给约翰尼^①和艾丽^②打个电话，带吉尼去坦纳家的游泳池游游泳。

吉尼总问他为什么自己不修一个游泳池。他们的收入可确确实实比坦纳家多好几倍。这人人都看得出来。不过特里梅因心里明白为什么。

修游泳池会显得太过分。在44岁上这是太过分的。他们搬到鞍谷来时，他刚38岁，已经够显眼的了。38岁的人买下一幢7万4千美元的房子。5万美元定金。他要等到45岁生日时再添游泳池。那时就合情合理了。

当然了，人们和他的当事人很少想到，他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名居班上5%的尖子生之列，他先给大法官打下手，然后在他现在的这个事务所的最基层干了3年，最后才开始赚钱。然而，钱一开始赚便滚滚而来。

特里梅因走到天井。吉尼和13岁的女儿佩格正在一个棚架旁赏花。他走进后院，后院面积将近半英亩，花草栽培修剪得整整齐齐，到处是鲜花。园艺是吉尼的消遣、癖好，也是除了他生活之外她最热衷的事。什么都不能全然代替性

①约翰的昵称。

②艾丽丝的昵称。

生活，特里梅因想，不由自主地抿嘴笑了起来。

“嘿！我来帮帮你们，”特里梅因边喊边向妻子和女儿走去。

“你觉得好些了吧，”弗吉尼亚笑盈盈地说。

“你瞧，爸！好看吗？”女儿举起一束红、黄两色的玫瑰。

“好看极了，亲爱的。”

“迪克，我告诉你了吧？伯尼和丽拉下礼拜要乘飞机来东海岸。星期五就到这儿了。”

“约翰尼告诉过我……一个奥斯特曼周末。我得做做准备。”

“我看你昨晚就练上了。”

特里梅因笑了。他从未为喝醉酒赔过不是，他难得喝醉，而且醉了也不闹事。此外，昨晚他应该醉上一回。上个星期够他呛。

他们3个走回天井。弗吉尼亚把手插进丈夫腋下。佩吉①长得这么高了，想到这儿，当父亲的愉快地微微一笑，天井里的电话响了起来。

“我去接！”佩格跑上前去。

“那当然，”父亲用夸张的口吻喊，“电话从来都不是打给我们的。”

“咱们应该给她自己安一部电话。”弗吉尼亚·特里梅因顽皮地掐了掐丈夫的胳膊。

“你们俩净要我搞福利。”

“是你的，妈。卡尔多尼太太来的。”佩吉忽然用手捂

①佩格的昵称。